

周大新文集

电影剧本

飞鸟

周大新 / 著
FEI NIAO



电影剧本，也在文坛中保留了位置。如果再做一个比较的话，电影剧本是我最喜欢的表述。钱锺书曾被电影所迷，在乡下有时为看一场电影，我会不遗余力地跑上十几里地。学习电影剧本，其实比我学习小说还早。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我就开始广泛地阅读电影剧本和学习电影剧本。真可惜，那年头电影剧本的成活率仅有五十分之一。我失败了。可我，向读者和编辑的文学世界并不低，我们可以把电影剧本当作正式文学作品来读，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东西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周大新文集

飞鸟

周大新 / 著

FEI NIAO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飞鸟/周大新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(周大新文集)
ISBN 978-7-02-011504-4

I. ①飞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58291 号

选题统筹 付如初
责任编辑 刘 健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校对 刘光然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04 千字
开 本 640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 27.25 插页 2
印 数 1—3000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504-4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自序

自1979年3月在《济南日报》发表第一篇小说《前方来信》至今,转眼已经36年了。

如今回眸看去,才知道1979年的自己是多么地不知天高地厚,以为自己的生活 and 创作会一帆风顺,以为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得无限,以为有无数的幸福就在前边不远处等着自己去取。嗨,到了2015年才知道,上天根本没准备给我发放幸福,他老人家送给我的礼物,除了连串的坎坷和成群的灾难之外,就是允许我写了一堆文字。

现在我把这堆文字中的大部分整理出来,放在这套文集里。

小说,在文集里占了一大部分。她是我的最爱。还在我很小的时候,就对她产生了爱意。上高小的时候,就开始读小说了;上初中时,读起小说来已经如痴如醉;上高中时,已试着

把作文写出小说味；当兵之后，更对她爱得如胶似漆。到了我可以不必再为吃饭、穿衣发愁时，就开始正式学着写小说了。只可惜，几十年忙碌下来，由于雕功一直欠佳，我没能将自己的小说打扮得更美，没能使她在小说之林里显得娇艳动人。我因此对她充满歉意。

散文，是文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果把小说比作我的情人的话，散文就是我的密友。每当我有话想说却又无法在小说里说出来时，我就将其写成散文。我写散文时，就像对着密友聊天，海阔天空，话无边际，自由自在，特别痛快。小说的内容是虚构的，里边的人和事很少是真的。而我的散文，其中所涉的人和事包括抒发的感情都是真的。因其真，就有了一份保存的价值。散文，是比小说还要古老的文体，在这种文体里创新很不容易，我该继续努力。

电影剧本，也在文集里保留了位置。如果再做一个比喻的话，电影剧本是我最喜欢的表弟。我很小就被电影所迷，在乡下有时为看一场电影，我会不辞辛苦地跑上十几里地。学写电影剧本，其实比我学写小说还早，1976年“文革”结束之后，我就开始疯狂地阅读电影剧本和学写电影剧本，只可惜，那年头电影剧本的成活率仅有五千分之一。我失败了。可我一向认为电影剧本的文学性并不低，我们可以把电影剧本当作正式的文学作品来读，我们从中可以收获东西。

我不知道上天允许我再活多长时间。对时间流逝的恐惧，是每个活到我这个年纪的人都可能在心里生出来的。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布拉德福德·斯科博士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理论：时间并不会像水一样流走，时间中的一切都是始终存在的；如果我们俯瞰宇宙，我们看到时间是向着所有方向延伸的，正如我们此刻看到的天空。这给了我安慰。但我真切

感受到我的肉体正在日渐枯萎,我能动笔写东西的时间已经十分有限,我得抓紧,争取能再写出些像样的作品,以献给长久以来一直关爱我的众多读者朋友。

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给了我出版这套文集的机会!

感谢为这套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大量心血的付如初女士!

2015年春于北京

目 录

飞鸟	1
古榆	60
诬告	162
JS 卫星的发现	270
重铸真情	318
热与冷	380

飞鸟

1、白天。浓云蔽日。

京宛驿路上，三辆装饰气派的马车飞驰着，车轮卷起的尘土在翻滚。

每辆马车的车厢外边都写着一个大而鲜红的“宫”字。

衬着飞驰的马车出现字幕：明朝·宣德年间。

中间一辆马车的正中，端坐着的一个身露威势的老年宦官——韩志彤。

面无胡须的韩志彤声音中带点疲累地：小五子，南阳城还有多远？

坐在车外前侧的一个年轻宦官急忙回头：回大人，不到五里地，已经能看见城头了！

韩志彤掀起车帘。

几只小鸟在车前悠然飞着。

前方，一座城池的城墙已然在望，城楼上两个巨大的隶字“南阳”正隐隐显现……

2、白天。南阳府衙大堂。

宽大的桌案。

写有“公正廉明”四字的匾额。

持刀肃立的衙役。

知府林清如正在伏案批阅呈文。

一个衙役通禀：通判巩豪大人求见。

林清如放下笔：请他进来。

身体健壮、孔武有力的府衙通判巩豪快步走进来施礼：林大人，下官听说令爱舒韵今天过十六岁生日，特让人送去花篮以示贺意，不知大人是否还记得你早前对下官的许诺。

林清如嘴角笑了起来：记得，记得，那你就去正式找媒人来吧。

巩豪通判：好，咱一言为定——

一阵焦慌的脚步声忽然由堂外传来。

林清如和巩通判闻声都一怔，一齐望向大堂门口。

一个年轻的衙役跑进门一连声地：快，快，林大人——

林清如不悦地皱着眉头：不是给你说了多少回了，在府中办事要从容不迫，慢点说，何事值得这样惊慌？

衙役急切地：朝廷后宫的韩志彤大人突然来了咱南阳——

林清如闻言霍地站了起来：啥？他怎么可能来咱南阳？

衙役：韩大人领的一千人乘坐的三辆马车已到了府前，汪司马命小的速来报告，他正在门前照应……

林清如也显出了惊慌，在原地转了半圈自语着：怎么之前

没听到一点消息？别不是要来找什么麻烦吧？他可是后宫的红人……

巩通判提醒地：林大人是不是先去迎接——

林清如猛然惊醒地：走，走，快跟我一起去迎接韩大人！
说罢，急急地向大堂门口小步跑去……

3、白天。驿馆。

森森的树木。

鲜花、溪水、小桥。

石砌的甬道。

知府林清如一脸含笑地陪着韩志彤沿着甬道走来。

林清如小心而谦卑地：卑职不知韩大人前来，有失远迎，实在抱歉。

韩志彤没说什么，只是停步转身朝后边陪同的其他官员摆摆手，示意他们止步。

韩志彤径直走进驿馆客厅。

林清如向后看一眼那些止步的官员，不由得抹了一把额上的汗，这才小心地跟进了客厅。

4、白天。驿馆客厅。

韩志彤挥手让室内倒茶端果的两个丫环出去。

两个丫环出门之后，韩志彤突然提高了声音：南阳知府林清如接旨！

林清如闻声急忙面朝韩志彤跪地：臣林清如接旨……

5、白天。府衙大堂。

林清如端坐在公案之后，脸上的惊慌已经抹去，代之而现

的是一种被赏识的兴奋。

几位府衙所属官员分立案前两边，都有些着急地注视着知府大人。

林清如威严地咳了一声，朗声道：后宫韩大人此番来南阳，带来了御旨，要在我们南阳选出五名十六岁的美女进宫。

众官员一齐惊奇地哦了一声，顿时显出了一丝轻松。

林清如：朝廷过去选宫女，多是把目光盯在吴越一带，这是首次来我们南阳选美，当今圣上如此看重南阳，是我等的荣光，也是我等为皇上效力的机会！

众官员互相对视着，都很兴奋。

林清如：韩大人交待办理此事的期限是六天，六天后，他就要带上五名美女返京。

站立案前的汪司马趋前一步，施礼道：林大人放心，南阳盆地气候温润水土宜人，是出美女的地方，下边各县都是美女如云，在全府里选出五名美女实在容易。

站在另一边的巩通判趋前一步，施礼道：下官认为，可让所属十县在两天内各选出五十名美女送到府里，然后再由后宫韩大人与我等一起从这五百名美女中，按百里挑一的办法选出五名宫女。

林清如点头：好，就照巩通判所说去办，时间紧迫，午后即飞马各县通报此事！

众官员一齐：是！

6、傍晚。南阳府衙后院林家厢房。

林清如的小女儿舒韵正在花绷上绣花。

灵巧的双手在花绷上如蝴蝶一样翻飞着。

漂亮的双颊上盈满笑意。

父亲进院脚步声令她抬起头来。

爹——她捏着花绷向院里跑去。

7、傍晚。林家院子。

林清如站在院中，一脸欢喜地看着朝她跑来的女儿。

舒韵：爹，你今天下堂挺早哇！

林清如蓦然点头：又在绣花呐？你娘呢？

舒韵：她在厨房里帮孙婶她们忙碌，娘说要给我蒸一个捏有十六朵花的豆糕。

林清如笑看着女儿：为何偏要捏十六朵花？

舒韵撒娇地：我今天十六岁了呀，你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？

林清如“哦”了一声，拍拍自己的额头：哎呀，前晌巩通判还提醒过我这事，后来宫中来了人，我公事忙得昏了头，又忘得一干二净。

舒韵：中午的生日宴你也没回来参加。

林清如：是，是，只顾忙着照应宫中来人，忘了我女儿的大事。说完，他注意地看了一眼女儿，似乎有些吃惊地：真已长成大姑娘了？！

舒韵娇羞地：爹——

8、傍晚。林家客厅。

一个很大的花篮倒放在地上，鲜花花瓣散了一地。

走进客厅的林清如见状生气地对一个丫环：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把花篮摆好？

丫环小心地：回大人，是夫人故意把花篮踹倒的，夫人不让扶。

林清如意外地：哦？这花篮哪来的？

丫环：是通判巩豪大人派人送来的，说是祝贺小姐十六岁生日！

林清如眼前猛地出现巩豪前晌与他见面的情景，遂点了下头：好了，你去吧。

林夫人这时走了进来打招呼：下堂了？

林清如指指那个倒地的花篮：这样子多不好看！

林夫人赌气地：我还想把它扔出去哩！那巩豪是个什么东西，比你才小几岁，还敢来打我女儿的主意？

林清如叹口气：他哥哥不是宫中吏部左侍郎嘛，咱朝中无人，指望着通过他能跟他哥联络上个关系。

林夫人：那也不能拿咱闺女当礼物送给他，他续弦可以，南阳城那么多姑娘他可以随意去挑，凭啥非要找咱女儿不可？

林清如：想把闺女嫁给他当续弦夫人的人家可多的是，我们放弃这个机会岂不是太亏？

林夫人生气地：啥叫太亏？他都四十岁了，而你女儿才十六岁！

林清如摇摇头：这官场联姻的事，你懂得的太少！

林夫人坚决地：反正我不会同意把女儿嫁给巩豪，这事你不能自个儿就做主……

9、傍晚。林家林清如卧室。

林清如正在夫人的帮助下换上便服。

林清如感叹地：来南阳当知府几年，今天总算遇见了一件好事。

林夫人注意到了他脸上浮了笑意：啥好事？

林清如高兴地：今天，皇上让后宫韩大人来咱南阳，要选

拔五名美女进宫当宫女，这不是对南阳、对我本人的高看吗？

林夫人先是一怔，随后叹了口气：唉，天爷爷，造孽呀！

林清如闻言惊喝道：你胡说什么？这样的好事怎能说成造孽？

林夫人不高兴地瞪住丈夫：咋能不叫造孽？好端端的闺女，本该成家生儿育女的，却要去宫里头空熬着岁月——

林清如气得拍了一下桌子：住嘴！这话传出去是要治罪的，你身为朝廷命官的夫人，怎敢信口——

门外忽然响起了女儿舒韵的声音：爹，娘，你们在说什么呢？话音未落，舒韵已飘然进屋。

林清如努力一笑：没，没说啥。

舒韵面向爹娘欢快地：为了感谢二老把我养到十六岁，我今天要给你俩各送一件礼物！

林清如含笑：啥礼物？

舒韵对爹娘娇笑着：你们俩都闭上眼睛。

林清如和夫人都笑着将眼闭上。

舒韵从怀里掏出两件礼物分放在爹娘手中。

林夫人睁眼去看女儿给自己的礼物：一件包头的绸巾。笑了。

林清如睁眼去看女儿的礼物：一方洁白的揩汗的帕子。他展开一看，只见帕子上绣着精致的宫殿的图案。

林清如有些诧异地望向女儿：怎么想起绣宫殿了？

舒韵一脸正经地：你不是说过，做官要做到宰相，那才叫男人的成功吗？我绣这图案，就是祝愿你能走向皇宫——

林清如急忙笑着朝女儿摆手：哦，不可乱说，不可乱说……

林清如望向窗外，画外同时响起他的心声：我是有不当宰

辅不罢休的雄心，可朝中无人，要登上那样的高位，难呀……

10、暮色四阖。府衙通后院林家的门口。

一盏灯笼在夜风中摇动。

两位佩刀的衙役站在门口警卫。

身着官服的宛县方知县走近门口，衙役急忙持刀拦住：请知县大人止步！

方知县：我有急事要见知府大人，烦代为通禀一声。

其中一个衙役：请稍等。

11、晚饭后。林家客厅。

方知县谦恭地对林清如：这个时辰还来打扰林大人，非常抱歉。

林清如指了指椅子，示意他坐下。

方知县没敢坐，仍躬身站着：今天后晌，下官接到府衙要为朝廷选美的大函后，非常高兴，除了保证完成府衙规定的选拔数字之外，为了表达下官的忠心，还特别愿意奉上小女芽芽以供挑选。

林清如一下子站了起来，有几分意外地：哦？

方知县：倘大人能够开恩向上边鼎力举荐吾家小女使其入选，下官愿肝脑涂地以报大人之恩。

林清如缓缓地：我后晌还听说有些做父母的，对朝廷选美这件事暗中抵触，想悄悄把女儿送往外地，你倒是带了个好头。

方知县再次施礼：万望大人开恩相助。

林清如点头：好吧，我会尽力……

12、夜。林清如卧室。

林夫人正从一个包袱里掏出一包银子放在床头桌上。

由客厅进来的林清如看见那包银子诧异地：哪来的？

林夫人：你刚送走的那个方知县让衙役送来的。

林清如感叹地：唉，他倒是真心想把女儿送进宫哩。

林夫人鄙夷地：这个姓方的心术不正！

林清如不高兴地瞪了一眼妻子：人家这是忠义之举，怎能——

林夫人挖苦地：啥子忠义之举？无非是想借此找一个攀附皇上的机会！

林清如笑了：攀附皇上？瞎说什么？这不是选拔皇后、皇妃，这只是选拔宫女。即使真让方知县的女儿去当了宫女，皇宫里宫女成千，哪就有可能与皇上扯上关系？

林夫人：皇妃还不是皇上从宫女中挑的？姓方的就是在做这个梦！他梦想他的女儿当了宫女后能被皇上挑选为妃，然后他好借此飞黄腾达。

林清如意外地瞪大眼睛：噢？！

林夫人：他的闺女芽芽我见过，长得是很漂亮，保不准皇上见了真能动心。

林清如的面色沉了下来，夫人的分析显然击中了他的心。

林夫人：准备歇息吧，我叫丫环送热水来给你烫烫脚。

林清如摆手：等等！你说方知县的闺女比咱舒韵长得还入眼？

林夫人：那倒不见得，不过芽芽那姑娘长得是很媚人。你烫烫脚睡吧？

林大人人心不在焉地把头点点……